

关于诗的最有名的一句评论,也许就是“诗言志”,其实,诗还有另类作用。

唐朝以诗取仕,因此,有些诗便可以助人及第或升迁。如“大历十才子”之一的钱起,因所写诗句“曲终人不见,江上数峰青”,被主考官李时欣赏,得以被录取为进士第一名。白居易刚到长安时,境况很糟糕,他求助于顾况,顾况看到他的名字曾取笑说:“长安大,居不易。”等到了他的诗句“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”,不禁感叹说,有此诗才,居亦易矣。白居易因此受到赏识,时来运转。

宋朝哲宗时期,有个叫刘子先的,见章子厚身居相位,就写给这位旧交一首诗:“故人天上有书来,责我疏离唤不回。两处共瞻千里月,十年不寄一枝梅。尘泥自与云霄隔,弩马难追德骥才。莫问无心向门下,也曾终夕望三台。”章子厚读后,立即将刘召为属属,任户部侍郎。宋熙宁初年,参军卢龙图宦游京师,长时间不

读书会是推动阅读的一种方式。有一种读书会,目前主要分散在各个大学里,这种读书会,小而精,一般十人左右,常态化开展,低调运行,日积月累,久久为功。有主题发言,有交流辩论,有老师点评,所谓如切如磋,如琢如磨,其斯之谓与。

2002年我到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学习。那个时候,这种读书会就已经存在了,如今已经过去了16年,这种读书会依然在运行。这种读书会不仅社会学系有,文学系、历史、哲学、教育、经济、政治等各大专业门类一般都有一个。主要形式是由一个老师带头,组织一部分学生共同讨论,规模不大,10人左右,可以旁听,旁听人数不限。

那位带头的老师是冯钢,关于冯老师,我觉得应该转载一段回忆,来自他的一个学生Salt,文章题目叫做《我所认识的冯钢教授》,其中一段内容如下:

“浙大社会学有研究生读书会的传统,据说是上三级,也就是第一届的大师兄创立的,但一开始老师们并不参加。研二开学,上一级的师兄(当时浙大研究生

毛尖的《一寸灰》,躺在我家书橱里有两年了,文友送的礼物。我一直没有读,是觉得内在积累不够——我以为那是一本影评集,若观片量未积累到一定程度,其实是很难读出韵味和共鸣的。毕竟,毛尖是国内为数不多观片量超过万部以上的资深影迷,而先前我在网上看过她的几篇影评,无一例外,信息量巨大,一 篇文章,能串联到好多部影片,若她提及的影片你有一半以上未曾看过,等于为读者设立了阅读门槛,你就很难读出她评论的精髓,比如第一篇文章《我们想要成为却又害怕成为的人》,3000多字的文,提到的影片多达20多部,若非专业电影从业人员,或者资深影迷,一般的读者恐怕不会看过几部,因此对此文的理解和吸收就自然打了折扣。

这颇有有点像高手拆招,若未修炼到同样级别,很难看出别人

楚平王死,昭王即位。昭王就是那个秦国美女的儿子,即位时年幼且出身不好,难以服众。吴王以为可以趁机一举灭了楚国,于是,派遣两个公子发兵偷袭楚国,没料到楚国已有防备,等吴军深入后,用重兵堵住了吴军的后路,使得吴军无法退回。一时,吴国“外困于楚,而内空无骨鲠之臣”。公子光大喜:“此时不可失,不求何获!”公子光备酒宴请吴王,暗中却埋伏兵。吴王不知有诈,带着侍从欣然赴宴。酒酣之余,公子光佯称不适,离席而走。同时,专诸则将一条烧熟的鱼,送到吴王的面前,鱼肚子里暗藏着匕首,专诸撕开鱼的肚子,拿出匕首,直刺吴王的要害,一刀毙命。混乱之中,专诸为吴王侍从所杀。公子光带着伙兵,尽杀了吴王侍从,很快掌控了局面。

公子光自立为王,他就是吴王阖闾。吴王阖闾志得意满,召回了伍子胥,任命他为“行人”,参与国事的谋划;同时任命了从楚国逃出而投奔了吴国的伯嚭为“大夫”。

多年的隐忍,终于赢得了大展宏图之时,伍子胥多次向吴王举荐孙武,并在此后的几年里,与孙武一起领兵一次次地攻打楚国,夺城略地,显赫一时。阖闾九年,吴军与楚军在汉水两岸沿江对峙。吴王的弟弟夫概带兵请战,吴王不允。可夫概自行其是,率领五千兵士猛攻楚军一侧,大

## 诗作别用(上)

得调用,苦闷中,他写了四句诗:“青衫白发病参军,旋染黄梁置酒樽。但得有钱留醉客,那须骑马傍人门。”王安石看后,就向朝廷推荐,卢龙图很快升了官。

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,诗歌历来受到重视,因此,诗的另一作用是助人成名。唐朝的贾岛,他为“鸟宿池边树,僧敲月下门”而苦苦“推敲”,不料竟误闯了尹府尹大韩愈的仪仗队,结果,得以结识韩愈,受韩愈指教,声名大振。据《后山诗话》记载,写下“云破月来花弄影”(《天仙子》)及“帘压卷花影”(《堕絮絮无影》)的诗人张先,竟因三句诗获得美名“张三影”。而写下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(《玉楼春》)的宋祁,因一妙句也得到“红杏尚书”的美称!贺铸的《青玉案》有名句:“为问闲愁都几许,一川烟

## 回忆当年读书会

的学制是两年半,我进入第二学年,也就是上一级师兄师姐进入毕业季)把读书会召集人的任务交给了我。第一次开读书会的时候,冯钢居然也来了,还表示以后每次都要来。我代表大家表态说,冯老师能来,对我们既是压力,也是动力。冯钢当时笑骂一句,你就会给我戴高帽。

读书会基本每周一次,冯钢每次都参加,读的材料也是他定的。每次都是学生们从小到大、从低年级到高年级依次发言完,他来做总结性讲话。浙大文科的老师们公认他口才了得(他的铁哥们毛丹教授经常不忿地讲一句:“冯钢这鸟人,贼能讲!”)。

当时网络已经比较发达了。冯钢申请了一个个人网站,叫“冯钢工作室”,读书会的信息、文献在上面发布,会后也在上面继续讨论。读书会和网络相得益彰,影响越来越大。一开始是研究生参加,很快扩大到本科生,后来很

## 彪悍与温柔

的招数,有点棋没逢对手的感觉。站在毛尖的立场上,能读懂她文章的好,那样的读者恐怕才是她心目中的目标读者,而我自忖,还没有到那个层次。

前几日,整理书橱,翻到这本书,擦刮里新,连包装纸也没拆,当下想,要么先看看目录?不承想,这一翻,就一路将书看到了底,花了不过小半天的时间。这是毛尖的好,写的书容易被读者读下去,总不是坏事。这里头的原由,我想无外是这三点。其一每篇篇幅都不长,最长的一篇大约3000字左右,多数只是千字文的体量。碎片化时代,短文更具亲和力,读起来不累。其二,毛尖很辣。这是个没有文字洁癖的

## 伍子胥:眼悬城郭空怀旧(下)

——《史记》人物之二十三

获全胜。吴国大军一鼓作气,乘胜追击,很快攻陷楚国的郢都。楚昭王弃城而逃。

当初,伍子胥亡命天涯之时,曾对好友申包胥发誓:“我必覆楚”,申包胥则以四字应对:“我必存之。”而今伍子胥占据了郢都,却怎么也搜寻不到楚昭王。为了泄恨,伍子胥下令:“掘楚平王墓,出其尸,鞭之三百。”逃出郢都,躲进山中的申包胥闻讯后派人传话,“子之报仇,其以甚乎”,凭借人多势众逼一时凶暴,伤天害理,最终会遭天谴。你作为过去楚平王的臣子,曾经亲自侍奉平王,现在竟鞭打死人,“此岂其无天道之极乎”。面对昔日好友严厉的谴责,伍子胥只好以自己年事已高,报仇心切,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”,加以搪塞。“倒行逆施”,伍子胥似乎也有自知之明。图一时的快意,其结果只能是渊驱鱼,为丛驱雀。

申包胥为了拯救楚国于危难之中,只身跑到秦国告急。起初,秦无动于衷。申包胥立于秦廷,昼夜哭,七日七夜不绝其声”。那是怎样的一种场景,一个七尺男儿,立于宫殿之中,哭天哭地,哭社稷众生,哭人间非理。这样的

草,满城飞絮,梅子黄时雨”,作者因而被称为“贺梅子”。

诗除了给人带来盛名,还可以促成爱情,缔结婚姻。唐朝诗人崔护,有一天,他在都城南庄郊游,见到一位美丽女子,于是作了首《题都城南庄》:“去年今日此门中,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人面不知何处去,桃花依旧笑春风。”诗句打动了该女子,从而收获了爱情。崔郊,唐朝元和年间的秀才。曾寄居姑母家中,并与姑母家的一名丫环相爱,后来他的姑母高价将这丫环卖给了当时任襄阳司空的于颢。这一年的寒食节,此女子随于颢到郊外游春,巧遇崔郊在一片柳荫下徘徊,崔郊趁人不注意,偷偷作了一首诗赠予她:“公子王孙逐后尘,绿珠垂泪滴罗巾。侯门一入深如海,从

多外系的学生也来旁听。当时社会学系的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在西溪校区,冯钢作为老浙大的教师住在玉泉校区旁的求是村,西溪和玉泉隔得不远,但低年级本科生在紫金港校区,跟市区相隔很远。我后来在紫金港也组织读书会,冯钢也坚持参加。”

这种读书会的阅读内容主要是各大专业领域经典文本,可以是一本书,也可以是一篇文章,或者数篇文章。点评老师一般是本专业领域较有才的人物,他需要对各种文本非常熟悉,能够信手拈来,对于各种阅读进行有效引导,能够谈笑风生,口若悬河。对于一部分阅读困难的文本,他会一段一段导读,不厌其烦。全校学生可以随意参加任何一种读书会,用任何一种专业视角审视阅读材料或者与老师开展交流讨论。

在江苏兴化,有个老师叫何伟俊,2015年度“中国教育报推动读书十大人物”提名奖获得

写作者,直来直去,大呼小叫,甚至不回避粗口,一气呵成,读她的文就像被迫上了她的船,被她一路掌舵着方向带着走,你能强烈地感受到她的语速及思维之快,以及字里行间的烟火气息和痛快感。其三,她文章的点很新,即便是提及很多部电影让我难以共鸣的影评文,依然有可看的点让人受益——她总能提炼出新颖的点,不知是因为有大量的阅读托底,还是因为生来就有一双天賦的慧眼?无论如何,作为一个写作者,能筛选出不一样的有讨论空间的点,这个写作者是一棵树有思想的。

容易读,有看头,且让人读得痛快,这都是毛尖文字的魅力所

此萧郎是路人。”于颢得知后,终于成全了这对有情人。

诗还可以用来作为杀人的借口、求生的资本。曹丕逼曹植七步之内作出一首诗,诗这时便成了夺命的利器。曹植走完七步,作成了有名的“七步诗”：“煮豆燃豆萁,豆在釜中泣。本是同根生,相煎何太急!”这首饱含血泪,倾吐着悲愤,也凝聚着智慧和才能的诗,总算打动了高高在上的曹丕,使曹植捡了一条命。还有王维,据计有功《唐诗纪事》等书的记载,天宝十五载六月,安禄山攻陷长安后,王维被逼至洛阳任伪职。一天,安禄山在宫廷御池前大摆筵席。命唐玄宗的宫廷乐队梨园乐工演唱。梨园子弟们刚一举声,就有几人潸然泪下。乐工雷海青将乐器摔在地上,对着唐

者。兴化市教育局教科室主任,从事小学语文教学和研究30余年;出版《小学语文教学散论》《互动学作文》《在书香里成长》《论语里住着的孔子》《犁痕遗迹:我的语文行与思》等著作。何老师在兴化搞的教师读书班,类似于这一类读书会,他的阅读成果就是后来出版的《论语里住着的孔子》。这是一种不事张扬、低调前行的阅读推进方式,目的就是脚踏实地、认认真真讨论,相互切磋辩论,不断开阔视野,感悟经典魅力。

他们读书就读书,也不拍照片,也不做微信,那时候还没有微信,也不搞网络宣传,就是低调阅读,好书共欣赏,疑义相与析。阅读之前发个通知,明确读什么,谁的主题发言,谁点评,文本哪里下载,相关读本是什么,然后谁爱来谁来,谁爱听谁听,谁爱讲谁讲,但前提是至少得把文本读一遍。来多少人参加没有关系,哪怕只

在。然而,整本书读下来,却又觉得值得回味的地方不多——整本书,五分之四确实是影评,五分之一有关她的校园及青春回忆——我倒是觉得,我喜欢这五分之一甚于那五分之四。

五分之一属于回忆类的散文:《怀念后门一条街》《装不满一朵花》《过暑假》,窃以为,这些文字才能引发大众的共鸣。有好几个场景极富情怀,有年代感,也有画面感。比如毛尖说上世纪八十年代诗人如雨,舞会不断。他们在自己学校的舞会结束,又去复旦的通霄场,七八个人,等公交车不来,就走着去。有人鞋跟走坏了,舞跳不成了,索性就改道去外滩看黄浦江。走过苏州河边,说这里有玫瑰

玄宗所去的西蜀方向大哭,被安禄山叫人肢解于试马殿。王维听到此事后,大为感动,随口吟成七绝:“万户伤心生野烟,百官何日再朝天。秋风吹落空宫里,凝碧池头奏管弦。”安史之乱平定后,做过伪官的全都定了罪,唯独王维,因写了“百官何日再朝天”怀念玄宗得以免罪。

诗还可以用来设密码。据说,有一支考古队,在深山的岩洞里发现一只金属盒,盒盖上有一圆形的字盘,刻着20个汉字:“春生此国物多君豆愿红,枝来采发南几最相憾思”。队长看看盒盖,并没有锁,但就是打不开。后来,他按照唐代诗人王维《相思》中的诗句:“红豆生南国,春来发几枝?愿君多采撷,此物最相思”的顺序转动字盘,宝盒就打开了——原来,盒盖上的字盘是用一首中国古诗组成的密码。据《武经总要》“字验”记载:北宋前期,在作战中曾用一首五言律诗的40个汉字,分别代表40种情况或要求,这种方式已具有密本体制的特点。

有两个人也相当不错,因为只要两个人就可以开展讨论了。阅读,可以大张旗鼓,阅读,也可以低调前行。

当走出校园、走出这种读书会之后,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,这种读书会为什么会存在,他们为什么要以这种形式读书呢?很简单,因为我们需要经典支撑。经典是底色,是底色。《论语》里面谈到绘事后素,就是这个道理。

我们总得有一种基础、一种底色,这种基础和底色,对于一个识文断字的人来说,只能来自经典,只能来自对经典文本的阅读,因为经典文本是经过历史长河大浪淘沙之后形成的思想积淀,你可以无视它,但你没有取消它。就像你可以吃各种美食,但你必须得有主食摄入。

对于阅读而言,无论你是搞学术研究还是做其他工作,你一定会涉及经典文本所涉及的那些问题,而前人的思考正是你前进的基础,虽然你很愿另辟蹊径,但你也只能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发展,除非你基础重复前人的工作,而那不过是简单的重复和浪费时间罢了。

花,就在这里跳舞吧。看着脏兮兮的苏州河从桥下流过,他们便一起背诵起阿波利奈尔的《米拉波桥》:“让黑夜降临让钟声吟诵,时光消逝了我没有移动”……那真是一个经得起浪费的年代。

毛尖在日记里说,最初是想把这些年自己动过一点点感情去写的文章集结一处,后来看了《三块广告牌》,觉得自己身上流淌着彪悍又喜剧的血脉,于是决定扔掉一些示弱柔软的小文章,最终做成了我手中的这个版本。

看到这里,略略有些遗憾。一个表面彪悍又喜剧的人,其实和背地里的柔软并不相悖。我倒觉得,这一本书,不如扩展成两本书:一本,专门收录影评文,以供有相同爱好的小众影迷观赏、讨论;棋逢对手才更有意义;一本就专门收录柔软的带有感情的,哪怕是示弱柔软的情怀文,倘若那样,我觉得我会是后一本的目标读者。

越王勾践则用子贡之谋,发士卒在吴伐齐,献重宝以悦其心,卑辞以尊其礼,恣意吴王伐齐,借此削弱吴国国力;同时用重金收买了伯嚭。

伯嚭素与伍子胥不和,自然在吴王面前不停地诋毁伍子胥,什么为力刚暴,不知感恩,对大王怨恨由来已久;什么一意孤行,强词夺理,一味地希望吴国失败来证明自己的高明;什么借出使齐国之机,早已将儿子托付给了齐国鲍氏,依仗着自己是齐王的谋臣,却投靠国外的诸侯,大王不能不防等等。

这些足以致命的“舌毒”,促使夫差最终下了决心。夫差派人给伍子胥送去一把“属镂”之剑,并传话:“子以此死。”伍子胥料到这已是必然的结局,却万般不甘,自己历经千辛幸苦佐阖闾称雄诸侯,又吃尽万苦让夫差上位,威震遐迩,一片忠心,日月可鉴,可结果却为谗言诛杀。“必树吾墓上以梓,令可以为之器;而抉吾眼悬吾东门之上,以观越寇之灭吴也。”这是伍子胥人生的悲歌,更是吴国命运的挽歌。

“隐忍就功名,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?”司马迁以为伍子胥能“弃小义,雪大耻”,实为“烈丈夫”。可是,耻字、名就之后又如何?宋人释文珞有诗:“惆怅当年死属镂,到头忠义竟如何。眼悬城郭空怀旧,魂寄江涛尚贾余”,让人玩味不已。

## 新书架



《把自己作为方法》  
项飙 吴琦 上海文艺出版社

从项飙的个人经验切入,追索一系列超越自我的问题,其中涉及对中国社会半个世纪以来的变化、知识共同体、全球化与民粹主义、人类学方法论等题目的思考。本书给出了一种审视问题、思维操练的方法——在自我泛滥的潮流中,如何给自己定位,在全球化的年代,如何创造性地建设身边的小世界,在思想受困的社会,如何回答宏大的命题。



《既有集》  
刘铮 上海文艺出版社

本书分三辑,内篇论陈援庵、邓之诚、陈蒙士、钱锺书、杨周翰、王佐良、黄裳、夏志清、吴兴华等现代文史诸家,外篇讨论狄更斯、普鲁斯特、卢卡奇、庞德、T.S.艾略特、霍布斯鲍姆、帕索里尼、约翰·伯格、埃科、桑塔格、希钦斯等文学文化名家,杂篇写中外交汇中的人物与事迹。集中文章,从容有度,幽曲远逸,启人省思。



《穿越时间的纵深》  
王炎 三联书店

在王炎看来,将空间、影像、历史与个人经验融贯成一种新叙事。第一辑“天方夜谭”,将目光集中在中东、南亚,从以色列、巴勒斯坦、约旦、土耳其到印度,关注文明冲突的历史演变。第二辑“怀旧恋宫”,是他的旅欧旧忆,配其观影经验,将战争、革命、铁幕、学潮、恐怖等“激情燃烧”的问题,来撬动、丰富20世纪世界革命的叙事与经验。第三辑“美洲烟水”,观察技术、媒介、观念的变化,赋予思想、艺术与政治无可限量的未来。



《不给他音乐听》  
黄永玉 上海文化出版社

这是黄永玉先生最新散文随笔集,收录的文章涉及不同时代,有些写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最新的则是去年疫情开始之前。黄老说,这些六七十多年前听来的故事,再不讲出来,以后就不会有人再提起了,等于和我一起淹没在世界之外。我不可惜,我肚子里好多故事,尤其是好多笑话可惜。



《世纪的诞生》  
汪晖 三联书店

作者将“有关中国革命及其意识形态的历史分析”作为全书的研究宗旨,致力于将中国20世纪思想和历史建构为思想的对象。诚如作者所说:“这是一个不断变革与革命的世纪;是激烈反对旧世界也激烈反对着自身的不断自我否定的世纪;也是将他者的历史纳入自身内部,同时将自身的历史置于全球范围内的世纪。”短世纪”和“漫长的革命”构成了20世纪中国最显著的特质。”